

萱草  
妖花

著

萝莉训犬师  
×  
闷骚院长  
[撒糖虐狗]

# 你是 我的 小虚荣



请注意！前方有萌宠出没！千万读者认证吸狗读物！收录两篇全新番外！

/ 晋江知名作家 / 萱草妖花继《同学别将就》后

温暖爱力作 萌宠炸你的细胞

世界出版社



你是我的  
小虚荣 .1

萱草妖花 / 著



世界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小虚荣.1 / 萱草妖花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12-5709-6

I. ①你… II. ①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6605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余 岚 刘 喆  
赵 玥  
张 琨

出品人/监制  
总 策 划  
封面设计  
内 文 设 计

赵 雷  
紫 总  
何嘉莹  
周艳芳

书 名  
作 者

你是我的小虚荣.1  
Ni shi Wo de Xiao Xurong. 1  
萱草妖花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销售电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 010-57735442  
新华书店  
北京嘉业印刷厂  
880×1230毫米 1/32 8.5印张  
286千字  
2018年5月第一版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5709-6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有任何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 010-57735441 调换)







# CONTENTS

## 目录

001 第一章  
烈犬和姑娘

019 第二章  
做你的监护人

034 第三章  
最温柔的狐狸

052 第四章  
世半裸的身体

076 第五章  
单枪匹马很酷，  
可我也羡慕恃宠而骄

102 第六章  
你，喜欢我这样的  
姑娘吗？

132 第七章  
老狼狗和  
小司茵

150 第八章  
好红犬

168 第九章  
老狐狸，  
我喜欢你

187 第十章  
冷面杀手和  
甜心悠悠

202 第十一章  
吃醋的老狐狸

217 第十二章  
四十分种的吻

235 第十三章  
老狼狗

249 番外一  
那只小烈犬

258 番外二  
悠悠重生记





## 第一章

# 烈犬和姑娘



22日上午，在“10·12地震”中牺牲的四名烈士的追悼会在Z市园艺殡仪馆举行。枢车途径的街道旁有数以百计的市民为烈士送行。烈士遗体就在殡仪馆正厅，市民排队等候悼念仪式开始，内外挤满了人，却又井然有序。

追悼会开始，烈士家属入场。

一个小姑娘尤其引人注目。她不似其他烈士家属，没哭，面无表情。小姑娘齐耳短发，眼神清澈，个儿不足一米六，黑衣黑裤，与她此时神色一样清冷。

家属们守在烈士遗体旁，旁观市民给家人送花。

仪式进行到一半，门口的队伍忽然从中分成两半。消防兵洪正国牵着一条马犬走进来。这种犬常被误认为是德牧犬，但它比德牧犬身材更精瘦。

这条马犬，叫AK。

司茵认得它，那是她哥哥一手带大的马犬，与哥哥参加过多次任务，救过很多人，也数次死里逃生，她见过它的照片。

不需要谁唤，AK的目光已经锁定司豪遗体方向。

它被带到司豪的遗体前，却嗅不到男人的生命气息，狗子喉咙里发出绝望的“嗷嗷”声。

司茵仔细观察AK。它似乎和自己一样，不太能接受司豪已离开的现实。它在原地打圈，情绪焦躁。

洪正国将套住它脖颈的p链一拉，严肃下指令道：“AK，坐！”AK立刻将情绪压制下去，昂头露出宽挺的胸脯，在烈士遗体前坐得笔直。

它还想再动，洪正国又发下一个指令：“定！AK定住，不许动！”

狗子立刻定在原地，岿然不动。

AK拿自己当家属，与司茵一同守在遗体前，甚至用铁棍一样的尾巴甩在司茵膝



盖上。

司茵一愣，低头看它，并下意识地朝旁边挪了挪，将最中间的亲属位让给它。

AK占据最中间的家属位，挺胸坐直，它仿佛在告诉司茵：它才是这个男人最亲的家属。

AK和司茵，忍着悲痛一直守到献花仪式结束。洪正国准备带AK回队，一向服从命令的搜救犬，居然没有听从指令。

狗子忽然趴在地上，利用四爪紧紧叩地，耍起了赖皮，压根没打算离开。

洪正国收紧p链，语气严肃道：“AK，起来！”

脖颈链子一收，让AK吃痛。它趴在地上冲洪正国龇牙，喉咙里发出兽鸣，这样的凶狠与刚才面对司豪遗体的悲痛截然不同。

这条犬连眼神也变得凌厉，咧嘴龇牙，似要吃人。洪正国见它不吃硬，索性弯腰，打算将它抱走。

AK警惕地往后一退，露出一口利牙，张嘴便冲他咬。洪正国条件反射收回手，往后退了一步，怒道：“AK，你疯了！”

是的，它是疯了，它要守着这个男人。

好在洪正国反应够迅速，如果被AK那口利牙含住，他这条胳膊得废。马犬是出了名的“咬死口”，一旦咬住，打死也不松口。

AK突然发狂，众人始料未及，站岗兵过来帮忙，将AK围了起来。

司茵知道AK对哥哥感情深，也学洪正国蹲下身朝它靠近，然而她手还没伸过去，敏感的AK顿时一个转身，冲着司茵露出最凶狠的表情，弓背多毛，随时要做出攻击。

它的吠声浑厚有力，震慑人心。

“别碰它。”洪正国将司茵往后一拉，却没将她身体扶稳，导致她整个人朝后跌。还好身后有人迅速伸出援助之手，用手掌将她后背抵住，免了她摔得四脚朝天的尴尬。

司茵还没回身，一抹淡淡的植物香气斥进她的鼻腔。

身后的男人将她扶稳，又很快松开，转身去花篮里取了一枝雏菊。随后，他拨开人群，朝“疯狗”AK靠近。

司茵觉得这个男人疯了，在所有人都不敢靠近疯狗的情况下，他居然朝那只能







咬碎人骨头的烈犬走去。

她望着那条犬和男人的背影，情绪忽然跌落，眼前的一切画面都模糊了，视线不能聚焦，思绪飘回半个月前。

直至现在，司茵仍觉这是一场梦。

半个月前，她还跟鲜活的司豪讨论男神Rocket。司豪也答应，回来后给她补生日礼物，带她认识Rocket。可现在，他人说没就没了。

司豪临走前，司茵拉住他的衣服，求他留下来好好吃顿饭再离开。可灾情紧急，司豪必须立刻离开。

临走时司豪揽过妹妹后脑勺，胡乱一揉，语气宠溺道：“哥回来给你补生日礼物。”

司茵给他一个白眼道：“谁稀罕你的礼物。”

“怎么？认识Rocket的机会，不想要了？”

Rocket是国际闻名的竞技犬运动员，他带的赛犬身价千万。Rocket又是训犬界的神话，司茵的男神，能认识Rocket是她从不敢想的事。因为他，司茵也励志成为一名训犬师。

司茵一早便知道司豪认识Rocket，但哥哥反对她成为训犬师，希望她好好学习，以后毕业找一个适合女孩的正当工作。

Rocket这个人很具有神秘色彩，他带犬参加比赛会戴口罩，没人见过他真容，坊间传闻他的样貌有缺陷。可司茵不在乎他的长相，即使他长相可怖，依然是她的男神。

司茵眼底登时像铺了一层星光，湿润而闪烁道：“真的？”

“嗯。”

“不骗我？”

“哥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司茵推了一把他的肩，道：“得了吧。你骗我的次数还少吗？”

司豪又骗了她，不打一声招呼地去了另一个世界。

回忆最后与哥哥相处的画面，司茵脑仁胀痛，脑神经如被无数银针覆裹。她最近压根不敢睡觉，一闭眼，眼前便浮现出司豪那张咧开嘴大笑的脸。

司豪皮肤黝黑，牙齿很白，一米八五的铮铮铁汉，笑时却有酒窝。



都夸他是个好哥哥，好消防兵……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不能寿终正寝。

司茵紧咬着唇。

她的手心、脖后汗湿一片。她有一种直觉，如果Rocket和司豪真的相识，这位大神很有可能来参加司豪的告别仪式。

她的思绪拉回，满心期待地盯着那位将她扶稳，并无所畏惧地靠近疯犬AK的陌生人。

他会是Rocket吗？

洪正国快步冲上前拉住男人，而对方压根不领情，反将洪正国推回安全圈。

洪正国急道：“哥们儿！这狗疯了你没疯吧？赶紧过来！”

男人身高在一米八五左右，这个身高对于司茵来说很有压力，她得仰头看他。他穿一身黑西装，配套领带也是纯黑，肩部线条挺括，身高腿长，外形比例不错。

他没说话，脸上甚至没有多余表情。

他的颜值和气质在一群糙汉中间尤其出挑。他扭过头，看着洪正国，唇角微勾道：“它倒没疯，和人一样，伤心过度。”明明露出笑容，可目光却是另一种寡淡的冷意。

司茵只看见男人小半张侧脸，觉得眼熟，短时间内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男人手指微屈着，压着雏菊浓绿的枝干，手指骨节分明，过分地好看。他对跟前那条露出獠牙的犬没有丝毫畏惧。

感受到陌生的气息，AK一泯往日乖顺，喉咙里发出低鸣，它眼神里透露的是随时吃人的戾气。

这种烈性犬，与狼搏斗恐怕也不会落下风。洪正国见劝不回他，便和队友一起围成圈，随时准备冲上去。

这时候，男人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口哨声，AK明显一愣，司茵也跟着一愣。

这不是……司豪逗狗的口哨声？

男人看AK的眼神，不似看人那般冷淡疏离，是温柔友爱。

AK从男人眼神里接收到讯息，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威风竖立的双耳渐渐向后压褶，在男人面前呈现出一种“求抚摸”的乖巧姿态。





男人见它表现出友好姿态，立刻伸手过去拍它犬肩位置，继续宽慰烈犬的情绪。

这个位置往往是狗觉得最舒适的部位。他低声对AK说了些什么话，将雏菊递到它嘴边。

花被狗嘴衔住，AK叼着花朝司豪遗体走去，它和那些市民一样，小心翼翼地将雏菊献在了遗体前的地面上。雏菊枝干完好，可见狗子对待它的小心程度。

AK默默地望着司豪的遗体，那一瞬间，它仿佛听见司豪对它下指令：敬礼！

AK顿时肃然起敬，双爪前举坐立。它一只前爪卷在胸脯前，另只前爪举过头顶，宛如敬礼。

这是英雄致英雄的敬礼，是战友送战友的敬礼。

大家还沉浸在AK敬礼的感动中，放松戒备，AK一双前爪忽然落地，穿过人群跑出殡仪馆。

大厅混乱，就连时穆本人也没想到这条犬会突然做出“逃跑”的举动。恍惚的司茵回过神，跟着大家一起追出去。

殡仪馆外有条河。众人将AK围到河堤边，洪正国让人取了工具来抓AK。大家都以为万无一失时，AK毫不犹豫转身，“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水流湍急，曲折弯绕，芦苇遮住了所有人的视线。AK很快被水流冲走，没了踪影。

殡仪馆守门的保安也追出来，望着河面，半晌才反应过来，感慨道：“晕！这狗成精了吧？居然玩跳河自杀！”

“说逃走更合适。”时穆也看着那片河面，眉头紧蹙着。

司茵扭过头仔细打量男人，与他四目相对，终于看见他的正脸。他的皮肤与一身黑成反比，很白，深眼窝，鼻梁骨直而挺，眉心一颗痣。

他目光落在司茵脸上，薄唇抿出一丝笑意：“小司茵，好久不见。”

这抹笑意让司茵发怵。她心跳加速，对眼前这个男人莫名生了一丝畏惧。

这是……时……时穆？

司茵震惊地差点心脏骤停，这比她见到Rocket还要不可思议。

她活了十几年，只怕过两个人，而时穆是唯二。时穆就是当年一言不合就将她



的作业批评成一地渣的男人，也是那个给她青春期带来阴影的……男人。

时穆和司豪从小学就认识，两人关系不错。

那会儿司茵父母还健在，大人总拿时穆开玩笑：“如果时穆是个女孩，司豪以后可以考虑娶来做媳妇儿。”

司茵初中成绩不太好，时穆是Z大学神，司豪便找了他来给妹妹补课。时穆比司茵大十岁，那会儿在司茵眼中，他是叔叔辈儿的。

时穆让她叫哥，她却不依，非喊他叔叔，总气得他当着家人的面儿敲她脑袋。

司茵读高中时，时穆便去了国外。

明明对她青春期造成心理阴影的男人，她却没有第一眼认出，大概是她最近太恍惚了。

时穆见她神游，挑眉道：“不认识了？”

司茵回过神，木讷地点头，嘴微微张，却说不出话。

时穆察觉出她情绪异常，走过来，拍着她的肩安慰道：“节哀。”

她已经好几天没说话，此刻张张嘴，一时却忘了怎么说话。

司茵低叹一声。对方大概以为她伤心过度，变成了哑巴？

河流湍急，即使狗天生会游泳，AK恐怕也凶多吉少。

当天下午，司豪入土。待一切仪式都结束后，司茵依然留在墓园，杵在司豪的墓碑前发呆，直至暮色将至。

时穆担心小姑娘，全程陪着她。快晚上时，又送她回市里。

回去路上，时穆提出一起吃晚饭，顺便谈谈她以后的打算。司茵摇头婉拒，表示现在什么也不想谈。

考虑到小姑娘最近情绪低落，时穆也就没勉强，送她回了学校。

时穆的车停在大学门口过于招摇，便将车停在Z大后门的巷子里。司茵解开安全带准备下车，时穆叫住她：“等等。”

车门已经推开一半，闻声，司茵又转回头看他。

男人两根修长的手指夹着一张磨砂质感名片，递给她，道：“情绪稳定了给我打电话，有事和你商量。”

“嗯？”她已经好几天没说话，喉咙里发出一阵低低的“嗯”音，尾调上扬，带





有疑惑。

小姑娘的脸巴掌大，眼睛圆又大，看人时，漆黑的眼睛里都是水盈盈的光泽。这眼神，跟几天没吃狗粮的小奶犬似的。

他的语气也难得和蔼，说：“我等你回电话。”又从钱夹里取出一张卡，递给她道：“这卡里有点钱，你拿着，添置点新东西，不必省。”

司茵因为他递银行卡的行为愣住，看他的眼神很复杂。她嘴唇嚅动，话到了嘴边，却没能说出口。

小姑娘乌黑短发擦在耳后，露出一双耳朵，白嫩的耳垂忽地红了。

不是害羞，是尴尬。

这些年时穆压根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她现在的性格，敏感而要强，她接受不了这种“施舍”。

司茵深吸一口气，垂下眼睑，长睫毛上下煽动。

等她调整好情绪和措辞，又猛地抬眸，对上时穆那双眼睛：“时穆，我是没了父母，没了哥哥，没了家人，但我不至于饿死。”

男人那双眼睛里有岁月沉淀的冷静，配上英俊的五官，看人时有点摄人心魄。

司茵想起青春时期对他的那点小心思，心脏忽然慌乱狂跳。她从男人手里抽过名片，攥紧包带迅速下车，重重甩上车门。

“砰”的一声响，车身都跟着一震。

时穆坐在车内愣了片刻，几分无奈，笑出声。

时穆？居然直呼其名？以前不都是，一口一个穆叔叔？

这些年时穆一直在国外，最近刚回国。他本打算跟司豪好好叙旧，没想到连他最后一面也没见着。

司豪这份工作危险度极高，很早之前他便和司豪有一份协议，如果他不幸殉职，一定帮他照顾司茵，直到小姑娘嫁人。

时穆打算履行承诺，做小姑娘的监护人，直到她结婚。

也不知是因为司豪去世，还是早年家庭变故，他发现司茵变了很多，不再是以前那个说两句便哭鼻子的小姑娘了。

司茵才18岁，大二的学生，就读于Z大，是时穆的学妹。



因为早年的家庭变故，让她很早就独立，她学习之余会打工，喜欢独来独往，没什么时间交朋友。司茵长得漂亮，成绩也不错，在系里挺出名，因为总是孤身一人出入食堂、图书馆，系里男生给她起了一个“冰美人”称号。

因为司豪的事，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好好睡觉。今天哥哥一下葬，她紧绷的那根神经好像一瞬间就松开，回到宿舍倒头便睡。

她做了个梦。梦见司豪嘱托她，照顾AK。

梦里司茵吃醋，她问司豪，是AK重要，还是她重要。

司豪揽过她的后脑勺，随意揉揉：“傻姑娘。AK和你，都是我的妹妹。”

司茵更加吃醋，觉得自己不如狗。她还想跟司豪撒撒娇，男人的身体居然像烟雾一样，渐渐消散。

她急得大喊，从梦中惊醒。

司茵坐起身，脸上还淌着眼泪。发现只是个梦，长舒一口气，抬手把泪痕擦干。

寝室在一楼。窗外的林荫遮天蔽日，蝉声聒噪。

三名舍友从外面回来。社长吴容仰着头，对坐在上铺的司茵说：“节哀顺变。以后有什么困难，告诉大家，别一个人硬撑，知道吗？”

孟茜闻言，连忙撇清关系：“有什么困难千万别告诉我啊，我可帮不上什么忙。”语气里似乎有讥讽味儿，继续说：“司茵，之前我一直以为你哥富二代来着，没想到是个消防员。你节哀啊，这个职业危险度是挺高的，你应该早有心理准备，是吧？”

吴容用脚踢了一下孟茜坐的凳子，瞪她一眼道：“你怎么说话的？”

孟茜眼尾一挑，反问：“我怎么说话了？”

两个人因为她吵起来，叽叽喳喳。

司茵不想说话，只好又躺下，拿枕头盖住脸，又睡了一会儿。其实也睡不好，一闭眼，满脑子都是司豪。

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她现在居然成了孤儿。

刚回学校没两天，司茵又向学校申请了半个月假，她打算回家好好整理情绪，顺便清理司豪的东西。





她回到家里收拾司豪遗物，里面有很多司豪和AK的合照。照片记录了AK从小奶狗蜕变为一条英姿飒爽的成犬。

遗物里有条用AK犬牙制成的吊坠，被打磨得很光滑。这条项链从前司豪不离身，司茵舍不得扔，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先前洪正国向她要过司豪和AK的照片，这些照片她留在家里看着也难受，便打算给洪正国寄回去。

她给洪正国打电话询问地址，电话接通，对方一听是她的声音，拍着大腿兴奋道：“妹子！好消息！AK没死！”

“啊？”司茵用手指掐着电话，愣住。

那条狗，不是殉情……自杀了吗？

洪正国在电话里明显很激动，卖了个关子：“你猜它在哪儿呢？”

“去哪儿了？”她下意识反问。

洪正国叹一声气，道：“那条狗真成精了！它居然徒步去了贝川县，守在司豪出事儿的废墟上，谁拉也不走。明天我和其他战友去贝川县把它接回来。”

“贝川县？”司茵心头一震，甚至没有经过大脑思考，便脱口而出道，“我跟你们一起去。”

离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贝川县的救援在收尾阶段。灾区被圈出来，政府派兵看守，不让闲人进入。

第二天烈日炙烤，温度高达38度，司茵一行人被年轻军官带进已成废墟的县城。

沿途，他们目光所及处全是石头废墟，残败的家具、冰箱、汽车……东倒西歪，宛如末日死城。

路并不好走，举步维艰。

一个小时后，司茵终于看见废墟上趴着的AK。它吐着舌头，一动不动，好像在等谁。

年轻军官指着AK，对他们说：“这条狗一个星期前就来了，谁赶也不走，好像在等谁。这两天日头烈，它就趴在那里，也不怕热。它太凶了，没人敢靠近他，我们呢看他可怜，就把水和狗粮放在废墟下面，它晚上自己会下来吃。”





“它在等老司。”洪正国眼眶发红，强忍着眼泪，哽咽道，“老司就是在这里救人时被石头砸死的，它大概是觉得在这里等老司，他人还会回来。”

在场的人都沉默。

司茵的心也跟着一坠。她望着AK的方向，心脏拧疼。

一群男人商议好抓AK的方案，拿着抓捕工具爬上了两米高的废墟。

AK感受到来自四周的压力，浑身毛仿佛都竖起来，拿狠厉的眼神瞪着一群男人，喉咙里发出警告。

司茵在废墟下等待，心提到嗓子眼，她担心他们在抓捕过程中伤到AK。在AK发出警告后，他们非但没有停止抓捕，反而继续上前。

狡猾的AK盯准了废墟下手无寸铁的司茵，男人们冲它围攻时，它迅速跳下废墟，直扑司茵而去。它将司茵摁倒在地，一口咬住女孩细嫩的胳膊，以示报复。

在它眼里。他们是敌人，司茵也是。

它和人一样也有思维，精神受到刺激，已经不算是一条正常的犬。

司茵被扑倒，惊叫一声，她怎么也没想到，AK会突然从两米高的废墟上跳下来，甚至发疯似的扑咬她。

她观察到AK的肉垫已经被磨烂，下腹溃烂严重，并伴有恶臭。

怪不得它会发狂，在精神打击和身体受伤的双重刺激下，它的思维不清楚，误把她当成了敌人。

洪正国骂了一声，如果现在有把枪，他一定毙了AK！

司茵咬唇，忍着剧痛道：“都别过来！”

马犬的特性是“咬死口”，AK现在神志不清楚，谁的命令也不听。作为一只受过训的军犬，它骨子里镌刻的职责是：面对敌人，除非被打死，否则绝不松口。

司茵身体每一动分，AK下口就狠一分。

她尽量保持冷静，把恐惧压制下去，脑子里开始思索Rocket在书里教的训犬技巧。毕竟犬牙已经陷入她的血肉，她的思维被剧痛扰乱。

她不敢哭，也不敢发出任何吃痛的声音。她担心一旦表现出痛苦，更会助长这条犬的烈性。

“捂住它的眼睛！吹口哨！”突然一道清冽的男低音传入司茵耳中。

司茵立刻照做，捂住AK眼睛，开始学司豪吹口哨的节奏。







时穆是被洪正国打电话请来的，他赶到废墟现场时已经晚了一步。

AK咬住司茵手臂，情况不容乐观。这时候犬更不能受刺激，否则小姑娘的胳膊恐会不保。小姑娘抱着烈犬，满手血，没撒手，也没哭，表现得异常冷静。

这忍耐力……时穆皱着眉头，居然开始好奇小姑娘的忍痛能力。

AK视线被遮，听见口哨声，情绪逐渐安定，居然也开始慢慢松口。等AK彻底松口后，司茵也将手从它眼睛上移开。

司茵挂在脖子上的那颗犬牙此刻正袒露在胸前，AK看见犬牙，目光突然变得温柔。它用鼻子嗅了嗅犬牙吊坠，又尝试嗅了嗅司茵身上的气味儿。

它仿佛闻到了司豪的味道。

AK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用抱歉的眼神去看司茵，开始替她舔伤口，祈求她原谅。

它此刻惊慌失措得像个孩子，喉咙里发出可怜的“嗷呜嗷呜”声。

周围的人在观察，谁都不敢贸然靠近。

AK见司茵胳膊上的血止不住地流，朝时穆跑过去，用嘴含住时穆的衣服将他往司茵的方向拽，寻求他的帮助。

时穆蹲下身抱住AK，摸摸它的脑袋，这才抬头对洪正国说：“愣着干什么？救人！”

大家反应过来，不敢耽搁，立刻上前扶起司茵，替她消毒止血。洪正国将司茵背起来，往营地走去。

AK伤势也不轻，但谁也不敢抱它，时穆便捞了这个苦活儿。

到了营地，司茵被扶进帐篷，他们一群男人在外面等候。

时穆让洪正国脱件衣服铺在地上，给AK垫在身下，以便他替犬检查伤势。

洪正国瞥了一眼AK，一边脱衣服一边骂：“还搜救犬，居然咬人？袭击民众多大罪？老子刚才没把它弄死算它运气好，我还给它用衣服？我还——”

伴着那一声“呸”，洪正国把衣服捏成一团，重重甩在地上。

AK一脸委屈，嘴筒子搭在时穆胳膊上，委屈巴巴地望着发火的洪正国。它又低头，委屈巴巴地瞅了眼被捏成一团扔在地上的衣服。

洪正国被它那可怜兮兮的眼神搞得心一软，蹲下身，将衣服在地上铺开，道：

“老子这辈子没见过你这样的孽障，就你这心理素质，怎么当军犬的？你成精了是

